

猪孩



亦孩 著



上海三联书店

猪孩_I

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猪孩 I / 亦孩著. — 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13. 8

ISBN 978 - 7 - 5426 - 4288 - 2

I. ①猪… II. ①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59551 号

猪孩 I

著 者 / 亦 孩

责任编辑 / 姚望星

装帧设计 / 鲁继德

监 制 / 李 敏

责任校对 / 张大伟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

网 址 / www.sjpc1932.com

邮购电话 / 24175971

印 刷 /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3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90 × 1240 1/32

字 数 / 380 千字

印 张 / 11.5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5426 - 4288 - 2 / I · 735

定 价 / 48.00 元

序

“小说死了!”从小说圈里,发出这样的悲呼。

确实,小说成堆地放在那儿,没有人看;融入了浩瀚的人生,苦苦十载数十载凝炼心血造就作品的作者,却远不如在银幕上拍上几个小镜头就蹿红的演员时模那么被人知晓;写书时,有对社会,对人生,对思想,对情感各种狂热而又执着的追求,出书时,有对出书的念念不忘和向往期许,真的出了书,不过是找到了一个地方把它“埋”起来,从此结束。书,还是没有人看。

但是我要说,不是小说死了,是作为读者的这个群体不见了,是读书的“心”正在死去。时下人的精神正在变得比任何时候都要浮躁。文革后“信仰”的破碎,让人失去了灵魂的追求;金钱时代的到来,又让人们除了对金钱的追逐外,对其他一概失去了兴趣。人们宁可在赚到钱之后去大食饱啖,去拿着计算机计算下一次更加诱人的赢利计划,也不愿意坐下来静静地读一本书,反思一下人生。不少青年人现在连我国古典四大名著都不读,不读《红楼》,不读《三国》,想知道就上网去查一查,怎么会有功夫去看新鲜出炉,多得连书名也记不住,对作者来说

却是一生辛苦的等闲之著呢！

所以作者们也着了道，摈弃了宁静，耐不住寂寞，宁可去搞最简单，又最赚钱的玩意儿，追逐一时的成功；艺坛上摆满了换季很快的四时花果，永不缺，不断换，也留不下；艺术涂上了浓重的金钱的色彩，迎合着人群最简单的爱好；人们都迷失了！

还有一点是更为严重的，那就是文艺自身。

现在，全世界都在追随好莱坞，好莱坞文化有它的长处，但是并不是值得追随的，说到底，它是短视的文化，娱乐的文化，只求赚钱的文化，人们还有更高的境界。好莱坞当下最大的时髦是以荒诞离奇代替现实生活，却也让他们文艺离开现实越来越远，作为一种品种可以，但并不值得追随。改革开放后，这些年来，我们的文艺并没有放弃自己，也不乏有许多现实主义的好作品，值得我们称道，也值得提倡，但现在，好莱坞式的票房价值也像肯德基快餐店一样，蔓延得很快，赚钱第一，娱乐为王，趣味化、时尚化，到处流行，已是不争的事实；对现实生活的兴趣日见淡漠，也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倾向而已，正在吞噬着我们文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优秀传统，我们文艺的宝贵心脏。

说到这里，我们也可以说，从这个意义上，我们的文艺或真的要不行了。

所以我们要说的是：“文艺要回到现实”！

把我们的文艺，做为塑造时代理想、信仰、道德、情感和反思的一部分，要反思，一定要反思。但反思应该是真实的，不可以是虚假的。我们后面呈献的作品，也是对“文艺回到现实”所做的微薄的努力。

但是请相信。尽管这尘世的喧闹浮华，一层一层、暂时地遮着，小说，暂时地被遗忘了。但小说——

依然是社会的良心。

它还总是时代的慧眼，灵魂的先驱，在凝视着我们整整的一代人，这个世界。

有一小部分人，还在默默地耕耘着，坚持着。虽然，只有一小部分，少了点……也很好呵。

时间的风一吹，一切都会烟消云散……

而最后能留得下来的作品，也许就在这一部分默默努力着的人们中间。人们将从这些作品里了解那个时代，而与他们牵手。

亦 孩 2013. 6.

楔 子

人的生命，走得曲曲弯弯，坑坑洼洼，忽悲忽喜……走的时候不觉得，回头一看，喂！走了那么多路呵，怎么过来的？……这才彻然大悟！

他已经走了大半的人生，他觉得他是个失败者。

他经历太多的失败了，数都数不过来。不少时候，他的那种失败，说出来会让人发笑。

这一天，来了一个人，一位北欧来的金发女郎，一名记者。他从来不认识这个人，在他的记忆里也寻不出任何的关系，她来了，向他伸出手，说来见好朋友，你好！他很奇怪，金发女郎笑着说，他们是心灵上的朋友，他有一部小说在他们那里星期六晚餐的聚会上流传，都说写得好极了，她也很欣尝。而且这部小说还送到了斯德哥尔摩大学诺贝尔奖金的评委手上，评委也很欣尝，鼓励他先要出版，在地区造成影响再送来，照金发女郎看来，说不定就是获奖的先兆。

可是——这位金发女郎奇怪的问——这部小说拿回去以后，怎么没有消息了呢？她今天是来看看“老”朋友，随便聊起而已。

他震惊而且骇然了，他从没有把书送到斯德哥尔摩，在瑞典也不认识任何人。

他确有一本小说，叫《笨小孩》，还是在年轻的时候写的，写完一直没人要，锁在抽屉里。记得有一次，老师读了，说要为他推荐，他把书交给了他们。老师拿走后，一段时间没有消息，之后又退还了给他。书里还附了一封致歉的信：

“小说暂无人要，看来时候还未到，只能交还你了，对不起呵。请自珍重，不要气馁。

拙师”

他悲伤之余，只得把书锁还抽屉里。莫不成……是老师把书送到了斯德哥尔摩？

他立刻打电话给了老师。老师估计八十多了，声音已经嘶哑，老咳着嗽。他听到电话里学生的声音，还是一阵慌乱，说事情是确实的，但是对不起，对不起……原来老师确实推荐了，高兴学生有了通往斯德哥尔摩之路，两位老师听说那里的出版商有意要出这本书，还想捐点钱，……可接着，他们又害怕了，那里的情况复杂，什么“星期六聚餐会”团体，什么“自由灵魂”同盟，出版商还建议，为了让书早日走红，最好让作者出国，写几篇文章在外发表……这都太危险了，他们认为他们的学生是一个单纯的孩子，不宜于参加那些复杂的圈子，真的出了国，说不定中了人家的圈套。就自作主张地撤了回来，之后也一声不吭。他们要保护他们的学生。

他理解他们，那还是祖国开放不久，人的心情还是小心翼

翼的，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。

他回到家，拿出文稿，它还锁在抽屉里……他流泪了。

他从很小时候起就被看成一个“弱智”，很多地方都不如常人，但他不服，他觉得他是一个托着太阳向上飞升的人，不过他也很累，确实很累。

回想他的生活，很容易获到的东西，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他都得不到，例如买一张彩票，中个奖，哪怕是一个小奖，都不属于他。每登一个生命的台阶，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，从没容易过。他是一个行者，一个思想者，一个探求者……现在，他看到他那么地贴近了诺贝尔奖，或有可能成为一个去摘取成功花环的人……他叹息了。

然而他还是一个失败者！

他一直是失败者，依然是一个失败者。

在他的一生里很少有胜利，伴随着他的失败太多了，成功却很少很少；有好几次机会，似乎要成就某种辉煌，却不知不觉败下阵来，他尝惯了失败的滋味，都如食甘饴了。

但此刻，忽然之间，他感到昂扬，全身心有一种向上飞动的感觉，一切都在打开……世上有几个是成功者？成功总是极少数，失败总是大多数。他们奋斗着，失败了，但还在不断奋斗，不一定有成功，没有鲜花，没有酒杯，但也快乐，……这就是大多数，他就是属于这样的大多数。这不就是人吗？天穹在无限制伸展，长着翅膀的小天使将帷幕微微拉开，在深邃的天穹后面，闪现出灿烂的宫殿，小鸟在唱歌，清清的流水，……他感觉他“涅槃”了，再一次在烈火中洗劫，重生！

在他生命中，他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灵魂的重生，他称之为“涅槃”，那种燃烧着向上飞翔的感觉，是那么痛苦，那么欢乐，又那么美丽，……呵，你现在又来了吗？

生命的所有都联翩在一起，万物都变得生动起来。

第一部

长大

他当时的状况，就像《封神榜》里姜子牙照妖镜现出来的不明物：一个滚来滚去，形状不明的五彩玛瑙。是什么呢？他自己也说不清自己。

这个滚来滚去的球，总有一天裂开了，也许，出来的是一个怪物，也许，谁能说？……——展开了翅膀，成为飞舞的凤凰，在烈火中燃烧自己，升腾而起，灿烂无比！……

——《摘自本书》

郑一伯飘游四海，阅历可说得上丰富。在战火纷乱的年代，他离井背乡，到过湖北，辗转香港、无锡，在多家报纸供职，最后才回到上海。

打开郑一伯的旧照相册，你会看到相比他现在的形象，他年轻的时候是相当潇洒倜傥的：照片上的这个人，穿着西服，戴着一副圆圆，从两圆中间连把的眼镜，今天看来很老式，在当时却是气质高贵，神态风雅；头发从中间向两边分开，是三十年代流行的发式；人虽然比较瘦，如果你问到他，他会不无骄傲地告诉你，他当时已是香港《星报》的副刊主编。他单身出来闯天下，走过不少地方，当过好几种杂志的编辑或主编，还对民俗文学有相当的研究。他还有一个小小的秘密呢，那一年在武汉，他应聘于生活书店，被韬奋先生选中，跟随先生去香港，在生活书店办的《世界知识》杂志做编辑，后来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，生活书店停办，才被逼离开了香港。他的许多照片都是在香港拍的。

他也曾经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，照片里，在他身边依偎着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子，她的名字叫朱蕙心，那是他的妻子，她是他国立高中的同学，情投意合，很快结婚了。结婚后，她跟着他一起背井离乡，在战火纷飞中走南闯北，辗转武汉、香港，又在衣食无着下回到无锡、上海。

那个年代，女子照例是不工作的。可是她不是一个肯安于现状的人，先生从报馆带回来的文章草稿、材料，只要拿到她手上，就抄得整整齐齐，有时候材料太多，到夜里还在劳作。有了她在他身边，郑一伯觉得真是幸福，但是事情还不止于此，慢慢地，她从丈夫带回来的民俗材料里发现了很多有趣的故事，天资聪慧的她，把它们整理成一个个童话，并且交给先生看。郑一伯看了，大为赞赏，特别是那种对孩子循循善诱，体贴入微的口气，让人觉得非常亲切，他鼓励她去发表，而且为她起了一个笔名：林若兰女士。童话发表后大受欢迎，连民间文学界也注意到了，鼓励她继续写下去。这样，为孩子们写童话就成了他妻子的天性，一篇一篇的，而且她越写越好，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了。

郑一伯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日子，总是挥之不去的甜蜜。他想一辈子就这样过，甚至于因为恋家而不想上报馆了。而这时美丽可人的妻子又怀了孕，让他觉得人生最大的美事乐事，也莫过于此了。有家若此，夫复何求？但是事情也真像人们常说的一样，在最快快乐的时候，也往往是祸事隐伏、悲剧故事的开始，在他抱着最幸福的幻想想做爸爸的时候，妻子却因为难产，与未出生的孩子一起过世了。这对他真是一个晴天霹雳，改变了他从这以后的生活。

他在痛苦中沉湎了好久，他不能相信老天给了他那么多幸福，却那么容易就把它收回了。

然后他从痛苦中，从自己有了幸福便过分奢华的享用而感到后悔中醒悟。他全力地调整了自己的心态，决心摈弃自己的懒惰，恋家和无所作为，去完成自己多年的愿望：到苏南一带去广泛地采集民风民情。

他记得妻子拿到她自己新版的书，曾温柔地对他说：“你行的，你是我的老师，我看好你的！不要总待在我的身边，去完成你自己的事吧！”

他现在才明白，那是妻子对自己最大的关心和爱护。

但同时，有一件事他没有放弃：他拿起了笔，写下了没有林若兰以后的又一篇童话。他觉得，妻子虽然已远他而去，但妻子的笔不能停下，她应该还在夜间，在闪着淡淡光晕、造型美丽的台灯罩下，一字一字地耕耘。

若兰离去后，他收到了一封信，一名儿童寄来的信，那孩子般的口吻说：“若兰姐姐，你好久没有给我们写故事了，你忙吗？我们都好想看到你写的那么多、那么好听的故事。”

他沉思默想了好久，拿出了自己的民间文学研究本，这个本是被他妻子柔软的小手无数次温暖地抚摸过的，里面有许多故事。他拿出了笔，一直地写了下去。写好以后，他没有用自己的名字，还是沿用了他妻子的笔名：“林若兰”。

从那时起，社会上又看到了林若兰的童话，而且觉得她越写越美丽了。他还经常收到不少的信，孩子们的信、大人的信，向他们心目中兰心绣口的大姐姐诉说他们的敬爱与思慕，他们哪里知道，若兰其实不是一个女人，而是一名日见式微的男

子呢！

后来的郑一伯，跟照片上相比，也确实改变多了，显得苍老多了呢：脸面依然故我，但多了皱纹；头发还是从中间向两边分开，但已经变得灰白；眼镜还是那副眼镜，但已赶不上时潮；身上不穿西服了，穿一件长褂，不像编辑记者，倒像一名赶集郎中。

今天，他正在苏南的一个村庄里，采访农家女歌手，在保长的协助下听她们凭记忆唱完了所有的歌。——那时，江南已是战火连绵，大军南下，即将解放之年。回来时天色已晚，下起雨来，一瞬那间风雨大作。他并不叫苦，他觉得因为他不知爱惜上天给他的幸福，他应该受到人生各种各样的苦难的惩罚。对他来说，与其面对空旷无人，每个部分都能唤起对妻子的宽容和软语的记忆的屋子，他真是宁肯在郊野的风雨中踽踽前行。他们急忙找附近的农家躲雨。

他们恐惊动农人，首先跑到猪棚里，一进去，大家就赶紧的又抖又拍，又是跳脚。这时，一道闪光打过，郑一伯偶然的发现，在猪圈里有着两头猪，一头躺着、一头站着，可在躺着的那头猪边上，似乎还躺着像一个孩子似的东西。他有些疑惑，上前提灯一看，果然是一个光裸着的小孩，抱着老母猪取暖。他连忙喊保长：

“喂，你看是不是个孩子？”

保长凑近看了看，不经意地说：“嗯，给家里说一说，让他们抱回去。”

“怎么会在这里？没有人管吗？”

保长说：“大概，……不好养吧？别管他了，我们走吧！”

保长的意思是看雨停了，想赶路。可是一伯不让了，说无论如何不能让孩子躺在这里，说着，上前把孩子抱起来，要送回家里去。

保长说：“不用麻烦先生你啦，我送去吧。”他不肯劳动先生，一定要他抱过去，说：“他们家的人，跑的跑了，死的死了，这个孩子，还说不定是哪家的！你在这等我一会，要不要过去喝口水？”

一伯说：“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麻烦他们了，我等你一会！”

他坐了下来。这件事让他心里非常悲伤，他想到战争给人带来的苦难，想到妻离子散，不能想象一个孩子没人管到与猪一块生活，而唏嘘不已。

保长一会回来了，拿来了一碗水给他喝。不久，他们就上了路。

过了三个月，他又回到同地，把整理好的歌谣拿去给村里的歌手过目，看看还会有什么遗漏和补正。出来以后，他惦记着那个猪圈里的孩子，还拐过去看了看，这一看不打紧，他看到，这孩子原来还在猪圈里爬着，不知是家里缺人照顾，还是小孩子执拗喜欢待在这里。

他把孩子抱起，送到农家的住房去。住房里住着一对夫妻，和两个光屁股的小孩，见他把孩子送来，忙说：

“这囡不是我们的，是那边屋里的。”

屋里的女人唯恐责怪他们不理睬小孩，苦着脸说：“我们也没办法。我们自己也没有吃的。你看看，”她指指自己的两个